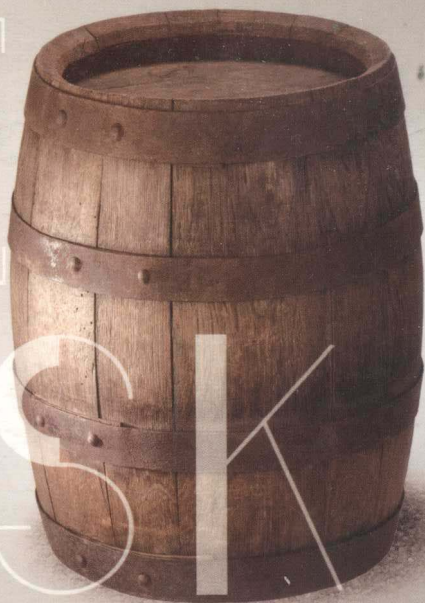


THE CASK



撒旦的邀请

[英] F. W. 克劳夫兹 著
Freeman Wills Crofts

穆西译

挑战人类极限的

世界十大推理小说

“易证明”大师克劳夫兹

事实

世界出版社
WORLD PRESS

THE CASK

撒旦的邀请

穆西译

[英] F. W. 克劳夫兹著

Freeman Wills Crofts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撒旦的邀请/(英)克劳夫兹著;穆西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104-3101-2

I. ①撒… II. ①克… ②穆…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4824号

撒旦的邀请

作 者:(英)克劳夫兹

责任编辑:杨 磊 李楠杨

封面设计:柏拉图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杨庄长鸣印刷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91千字 印张:8.5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3101-2

定 价: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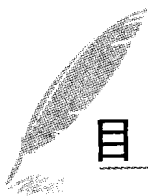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733

引 子

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 (Freeman Wills Crofts), 本职工作是铁道工程师, 却以侦探小说名世。他的作品, 最重要的特征是“写实”, 给人以极强的真实感; 另外, 在证据搜集和逻辑推理方面极为严密, 堪称无懈可击。情节上, 克劳夫兹喜欢采用“不在场证明”的推理方式, 解析一个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谜局, 使真正的凶手浮出水面。

阅读这部小说, 可以说是一次逻辑思维的探险之旅, 悬念频出, 令人惊叹。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1
怪异的货物	001
桶子失踪了	018
深夜追踪	030
无法安眠	037
深夜交谈	043
识破盗桶贼	052
失而复得	062
惊现尸体	070
巴黎的调查	075
谁写了那封信	081
德比耶鲁公司	090
两个桶子	095
那是谁的晚礼服	102
了解详情	109



目 录

CONTENTS

特别的发现	116
陷入僵局	124
整合信息	133
利朋的调查	142
调查不在场证明	153
证据确凿	163
菲利克斯被捕	173
他是冤枉的吗	182
重新思考	198
私家侦探拉登	204
进入死胡同	212
新的突破口	216
峰回路转	228
真相浮出水面	238
困兽之斗	247
善恶终有报	263

怪异的货物

艾赫利先生是岛洲海运公司的常务董事。今天他和往常一样，在进入私人办公室后，就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作。首先他把寄给他的邮件都拆开来看了一遍，然后又核实了一下当天必须要完成的公事，紧接着，审视了公司船只的运营报告。干完这些事情，他停了一下，稍作沉思，就把主任威尔·考克斯叫进了办公室。

“今天早上，布鲁库奇号轮船就会从诺昂回来了吧？我记得那艘船上装载的是葡萄酒，那些酒是诺顿·潘卡斯公司的。”他说。

“是的，我已经给码头办事处打电话，向他们证实过了。”主任答道。

“为了避免像上次那样，招惹太多的麻烦，我看还是派人去核实一下葡萄酒的数量，才能安心。这次派的这个人要处事仔细、谨慎！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我觉得布洛顿可以胜任，他有过类似的经验。”

“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另外，请转告强森小姐，让她过来帮我整理一下邮件。”

岛洲海运公司简称 I&C 总公司，办公地点在凡卡奇大道西端一栋大

厦的三楼，是船运行业里的佼佼者。这家公司能运载三百吨到一千吨的轮船有近三十艘，它们专门在伦敦和各个岛的港口间来回穿梭。公司的管理有几个自己的特色：第一就是运输费用较低；第二，极其爱惜自己的船只，虽然同行之间竞争激烈，但公司绝不会因此而让船超速行驶；第三，服务范围广泛，只要运输的货物不容易腐败、溃烂，都能成为公司的交易对象。

汤姆·布洛顿正在办公桌前埋头苦干，这时威尔·考克斯拿着几个文件走了过来。

威尔打断了他说道：“布洛顿！先停一下，艾赫利先生那里交代了一个新任务。昨天晚上，诺顿公司的那批葡萄酒由布鲁库奇号轮船送达了，请你立刻赶去码头核对一下。还记得上次的事吗？因为货物数量不对，客户不依不饶，公司为此费尽周折。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的差错！给，拿好货物清单。记住，不能图省事儿而转手交给码头工作人员去清点，你必须亲自一桶一桶地核对！”

“是的，先生！”布洛顿回答道。

刚刚二十三岁的布洛顿，脸上还稚气未消。充满活力的他，动作敏捷。助理工作非常单调乏味，能够暂时放下它们，到热闹繁忙的码头去转转，在他看来，是很少能遇到的好事情。于是，他迅速收拾好桌上的账簿，仔细地将货物清单放在口袋里。然后，拿好帽子，他匆匆下楼去了，心情愉悦地踏上了凡卡奇大道。

现在正值四月初，早晨春风和煦，阳光明媚。一阵阴冷的春雨后，接踵而至的好天气，让人觉得空气之中充满了夏天的味道。因为刚下过雨，阳光更显灿烂，让人不由得精神舒畅。布洛顿轻快地走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当通往码头大道上应接不暇的车辆映入眼帘时，他内心的兴奋溢于言表。

行进的途中有两条蜿蜒崎岖的小路围绕着古代要塞，快速走过之后，

再穿过几座高大的灯塔，就直接到达圣卡特林码头了，布鲁库奇号轮船就停在那里。

布鲁库奇号轮船有细长的船身，黑色的烟囱上有两条绿颜色的线条，那是公司的标志。它的发动机装在船体中央，这艘船的载重量在八百吨左右。一年一度的驻港大修刚刚进行完，新刷的黑色油漆映衬的布鲁库奇号格外明朗、美观。

布洛顿想着，在那批葡萄酒被卸下船舱之前，自己必须赶到那里，所以他加快了脚步。

时间刚刚好，等他赶到码头时，前舱舱口已经打开，酒桶正是装在那里，马上就要卸货了。

布洛顿站在船桥甲板上，一边等着工人们把货卸完，一边忙里偷闲，欣赏着四周的景致。

他看到船坞中，布鲁库奇号轮船后面停的是席拉秀号轮船，两艘船同属于岛洲海运公司，但后者是该公司的第一号巨轮。按照预定的行程，这艘船当天下午要开往可乐纳与维科。席拉秀号的船头高高耸起，正好与布鲁库奇号的船尾相互交错。格莱特海运公司的船只在席拉秀号的船头前方，预定开往博鲁瓦斯特和格拉斯哥。在水天相接的地方耸立着一个烟囱，几缕烟圈袅袅升起，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又生机盎然的图画。在这艘船的另外一头，属于巴布克·弥尔曼公司的阿克丘斯号轮船，正要进港停泊。这家公司要与 I&C 公司竞争，争夺同行业老大的地位。阿克丘斯号轮船的船长有“黑马克”之称，但之所以这样叫他，是因为布鲁库奇号船的船长叫“红马克”，以便区分两者。

看着这些船，足以使布洛顿浮想联翩，他被引向了遥远、神秘的奇幻世界。他时常幻想着，乘着这些船只到哥本哈根、布鲁托、里斯本、斯贝儿亚以及其他令人向往的港口尽情畅游，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也好。

前舱被打开，年轻的布洛顿拿着记事本进入船舱。很快，工人们开始卸货了，他们用绳索捆上四个酒桶，将它们吊着卸下这艘船。每完成一次，布洛顿都会在记事本上记录下来。他想卸完货后，将自己的记录与货物清单核对一下就可以了。

一切进行得顺利又快捷。那些酒桶非常沉重，为了让它们不至于中途从吊绳上脱落，码头工人们用尽全力又推又拉。在舱口周围的酒桶很快就全被卸下去了，现在只剩下船舱深处的酒桶了，工人必须先把酒桶滚到舱口，才能开始吊运。

吊绳又拉动四只酒桶慢慢升起来了。布洛顿记录好后，把头转过去准备清点下一组，正在这时，一阵刺耳的叫喊声响了起来。

“汤姆，危险！小心啊！”

突然，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抓住了他，并拉着他不断地向后退。慌乱中，他回头一看，惊得目瞪口呆，那被吊起来的酒桶，忽然从绳索中脱落，现在正重重地砸向船甲板。幸运的是，吊桶子的绳子只上升了四五尺，或许是因为桶子太沉重了，绳子负荷不了，猛然坠落。其中两只酒桶损坏了，情况不是很糟糕，但还是有葡萄酒从木制桶壁的缝隙间渗了出来。幸好其他的两只桶完好无损。工人们躲避得及时，从而幸免于难。

“喂，把那只酒桶扶正！别让葡萄酒再继续往外流了！”工头一边察看着酒桶受损的情况，一边喊道。

为了方便紧急修补，工人们将那只正在渗漏的酒桶滚动到一边，让裂缝朝上放着。经过检查后，确认第三只酒桶没有受损。但是，检查到第四只桶时，就出现了问题。

首先，它的外观和别的桶不一样。与其他酒桶比起来，它显得更为结实，外观也更加漂亮。这个酒桶的表面涂了一层色彩明艳的浅棕色油漆，外面还特意涂了一层亮光漆。仅凭这一点布洛顿就能认定，这个货物不是属于诺顿公司的。其次，很快，人们发现，这个桶里装的并不是

葡萄酒，因为一些木头刨花从桶子一端的裂缝里露了出来。

“你之前见过这样的桶子吗？它看起来有些不对头。”布洛顿向工头霍克问道。霍克是 I&C 公司的施工工头，刚才救了布洛顿的人正是他。

霍克是一个长相硬朗的男人，他颧骨突出，脸部棱角分明，下巴上留着褐色的胡须。他作为这里的负责人跟布洛顿打过很多次交道，他的机智、工作能力和勤勉的工作态度深受布洛顿的赞赏。

“没有，从没见过！它看起来很结实，受到轻微的碰撞根本不会损坏！”霍克回答。

“嗯，看得出来！先把它竖起来，挪到一边吧，不要妨碍了接下来的工作，过会儿再好好检查看它有没有受损。”

霍克亲自动起手来，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桶身，使劲儿将它滚到船舷边上。可是，他要把桶身竖起来的时候，发现它太重了，自己一个人办不到。

“我看这里面装的不只是刨花！”霍克说，“这么重的桶子我还是第一次见。要不是它太沉重，也许就不会发生刚才的事故了。”

于是他叫来一名工人，和他一起把桶子受损的部位朝上，立在了那里。

为了检查酒桶受损情况，布洛顿朝霍克走了过去，想在这段时间里，请他帮忙代为核对酒桶的数量。

他刚往前走了约六英尺，就有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还掩映在酒桶里掉出来的木屑中。布洛顿连忙弯下腰，把东西捡了起来。亲爱的读者，你一定可以想象出他看清手里东西时的吃惊神情。他手里攥的可是一枚价值一英镑的金币！

他迅速地看了一眼四周，发现除了霍克之外，别的工人对这边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

“再找找看！”霍克也被惊住了，他压低嗓门儿，“说不定还有呢。”

布洛顿伸出手继续摸索着。在一小堆木屑中，他又发现了两枚。他

的震惊可想而知。

那三枚金币被他放在掌心里，他无法将视线从它们身上移开。这时，霍克压低声音，惊呼了一声。他将身子放低，好像是在甲板上捡起了什么东西。

“老天！这里还有一枚！”霍克用很低的语调说道。

他弯下腰，从桶的后面捡起了另外一枚金币。

“难道我们挖到金矿了？”

布洛顿镇定地把捡到的这五枚金币装进了口袋，然后，又看似若无其事地扫视了一遍甲板，但并没有再发现其他的金币。

“金币是不是从你口袋里掉出来的？我刚才那么用力地拉你。”霍克问。

“怎么可能是我的，我哪有金币，要真是我的就好了。”

“也许是别人掉的？刚才彼得和威尔逊也在这里呢。”

“应该不是。我想，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声张。照我看来，金币很可能是从那个酒桶里摔出来的。”

“酒桶？我实在想不出有谁会把金币放进桶里运送。”

“按照常理，是不会。可是，如果金币不是装在那只木桶里的，除了木屑，那里面还装了什么东西，让它如此笨重，以致从绳子上脱落？”

“要说也是。布洛顿先生，我们把木桶的缝隙再弄大一些，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怎么样？”霍克略作沉思说道。

布洛顿深知这样做违反公司的规定，可此刻，他强烈的好奇心已经占据了上风，他有些犹豫不决。

见状，霍克说：“放心吧，我会非常小心的，不会加大桶子的受损程度。”

听到这话，布洛顿松口了。

“我觉得这件事有必要查清楚！也许这里面的金币本身就是来路不明的，所以应该要查个明白。”他对霍克说。

霍克笑着走了。不一会儿，他就拿着钢锤和钢凿回来了。

由于猛然间坠地，才使桶子崩裂的，所以，箍着桶子的铜片也在外力的作用下脱落了下来。幸好铁箍没受什么影响，仍紧紧地箍着桶身，才使铜片没有完全脱离。

为了扩大裂缝，霍克使劲把铜片往上推。缝隙在不断地扩大，大量的木屑漏了出来，同时，又有几枚金币滚下来，落到了甲板上。两人惊得面面相觑。

刚刚发生的意外，使工人们还都惊魂未定，这会儿，都还将注意力集中在吊绳上的四只桶子那儿呢，根本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于是布洛顿和霍克不动声色地捡起了所有的金币。这回掉出来六枚，布洛顿还是将它们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和霍克假装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遍甲板，没什么收获，此时两人心里满怀着疑惑。他们回到木桶旁边后，布洛顿提议说：“把裂缝再弄大一点儿，你觉得怎么样？”

“没问题。”霍克回答，“这件事太诡异了！我先撬开桶子的木板壁，你用我的帽子接住裂口里漏出来的东西。”

霍克用铁锤敲落了本来就已经松脱的铜片，于是，桶子一侧出现了一道差不多有六英寸长、四英寸宽的裂缝。很快碎木屑差不多填满了帽子，布洛顿去掉黏在铜片上的木屑，然后捧起帽子放到木桶上，两个人便开始急切地在木屑中搜寻起来。

“哇！我的天哪！”结果让霍克有些兴奋，但他还是把声音压低了喊道，“这里面有很多金币！”

正像他说的，在帽子里他们又找到了七枚金币。

“加上之前的，有十八枚了！”布洛顿又将金币收进口袋，然后用极其不可思议的口气说，“这个桶子里如果装满了金币，那保守估计也得有个几万英镑！”

两人禁不住又重新打量了一下桶子。心里都想着，这只酒桶有什么

特别之处吗？除了结实、美观之外，它和别的桶子一样。但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普通的酒桶里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呢？霍克禁不住蹲下身来，从裂缝朝里面窥探。突然，他好像看到什么，惊得一连后退好几步。

“布洛顿先生！”因为兴奋，他的嗓音都有些沙哑了，“快看，快看这里！”

布洛顿也蹲下身子，朝裂缝里看。就看了一眼，他猛地后退几步，躲避开去。

这次他看到了什么？木屑当中居然有几根人的手指头！

“这回事更复杂，更不寻常了！”他害怕地低声说着，就好像突然遇上了大灾难。但是，他不愿相信自己看到的，于是很快又像如梦初醒似的，大声地否定自己的猜测道，“没什么嘛，那是一件雕刻品！”

“什么？一件雕刻品？”霍克提高声音说，“你可别搞错了，那是件雕刻品吗？肯定不是！那是一具死尸！”

“光线太暗了，根本看不清！你去拿盏灯来，我们看清楚点儿，怎么样？”

霍克拎来了一盏手提灯。布洛顿马上把它放到了裂缝那儿，顺着光线往里看去。现在，他的第一印象得到了证实，那不仅是一根纤细的女性手指，而且还有一枚闪闪发光的戒指套在上面。

“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将事情追查到底了。霍克，帮个忙，把木屑拨开好吗？”布洛顿挺直身子说。

布洛顿又把帽子放到了裂缝的下面，霍克则用尖头钢棒小心地将手指周围的木屑挑开。没多会儿，手指周围的木屑被清干净，除了手指，手腕也逐渐露出来了。慢慢地整条赤裸的手臂出现了。刚看到手指的时候，布洛顿就觉得她是个高贵、优雅的女子，现在看到整条手臂，他的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布洛顿把帽子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木桶上，从中又找出三枚金币，

并将它们放入了同一个口袋。然后他又继续查看桶里的情况。

这只让人产生众多惊讶和疑问的木桶，比普通的葡萄酒桶大一点儿。它高约三英尺六英寸，直径大概有一英尺六英寸。从那个裂缝推测，桶壁的厚度至少有两英寸，所以正如前面所提，它非常结实。可能是桶壁太厚了，不容易弯曲，所以与别的桶子相比，它更接近一个圆筒形，而使它的两端比别的桶子大很多。怪不得霍克刚才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也没能把它立起来。除此之外，桶子外围的铁箍也不是一般的铁箍比得了的，它们不是用平常使用的薄铁片，而是用坚固的铁条做成的。桶子一端的底部，用大头针固定着一张厚纸板做的标签。标签上的笔迹有些生硬，看来是外国人写的：

伦敦西区 多特亚·德特路 西卡博街 141 号

瑞恩·菲利克斯先生

途经诺昂及海峡

标签底部盖着印章，显示这里面装的是“雕刻品”。并且，上面还附加了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巴黎 库若内 康坦森道 布罗潘斯街

雕刻品制造业 德比耶鲁公司

桶的底端标着“请退回”的黑体字样，是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写的。

布洛顿仔细地观察着标签上的笔迹，他觉得也许能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当他拎着的手提灯向前照时，忽然，他发现了新的线索，并为此精神一振。

标签上写着寄件公司的广告语，在广告语和收件人姓名、地址之间

的线条加了框，除此之外，还用黑色的粗线把它们分隔开来。这条断开的直线引起了布洛顿的注意。他认真研究了一下，线条的中间部分有经过裁剪的痕迹。因为有漏洞，便又用标签来贴补好。由此可见，收件人菲利克斯的名字是写在后来贴上的半张标签上的，并不是在最初的那张标签上。修补的手法娴熟、巧妙，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个发现开始时让布洛顿非常的困惑。但是，他还是试着猜测了一下，来解开心中迷惑，也许凑巧寄件公司的标签不够用，所以就拿旧标签来将就着使用。

有很多的金币装在桶子里，还有那露出来的肢体可能是一具死尸的一部分。这是一起非常怪异的案件，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才行。布洛顿心里静静地打算着。

布洛顿站起身来，眼睛盯着那只怪异的桶子陷入了沉思，想着这件事该怎么解决才好。

他坚定地认为，这只酒桶涉及一起重大的犯罪案件。这个时候，最理智、最正确的做法是将事情的真相没有任何隐瞒地向上级报告。但他到这儿来的任务是核对葡萄酒的数量，难道能把这个任务放到一边，不去理会吗？他开始有些左右为难了。但很快，他又将所有的顾虑抛开。他深信，桶子事件非常严重，它的严重性足以使自己的行为得到谅解。况且，他并不是对自己的任务完全地置之不理，因为现场还有货运经办人。他是一个沉稳谨慎的人，做起事来从不马虎，深得布洛顿的信任。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从码头办事处再调过来一个人。打算好了，他下定决心这就回总公司，去向董事艾赫利先生报告这件事的始末。

“霍克！”他说，“这件事非比寻常，我要回总公司去报告一下。你在这儿先尽量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然后留在这里。除非得到艾赫利先生的指示，不要让这只木桶离开你的视线范围。”

“嗯，好的，布洛顿！”霍克赞同道，“这是很明智的做法！”

于是两人先把洒落到甲板上的木屑归拢到一块儿，又都放进桶里。霍克把拆下来的木板放回原处，然后用铁锤敲紧，又用钉子钉牢。

“我先走了，等我的消息！”布洛顿说。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从船舱上走下一位绅士跟他搭话。这位中等个头的绅士肤色发黑，下巴上浓黑的胡须呈倒三角的形状，一看就知道是个外国人。他头戴一顶呢帽，帽檐向上卷起，帽顶凹陷，身上的蓝色上衣十分考究，脚上穿着一双短筒白靴。自始至终，他都笑脸盈盈，看起来一副风度非凡的样子。

“请问，你是 I&C 公司的职员吗？”他用流利而略带外国腔的英语说道。

“是的。我是从总公司来的。”布洛顿答道。

“嗯，这么说有事儿问你就可以了？巴黎德比耶鲁公司通过这艘船运送了一只桶子给我，里面装的是雕刻品。我想知道我的货物到了没有？”他掏出来一张名片给布洛顿看，那上面印着的字样正是：伦敦西区、多特亚·德特路、西卡博街 141 号。瑞恩·菲力克斯先生。此时的布洛顿敏感地意识到，他的名片显示的内容和桶子上贴的标签的内容一致。他假装仔细地看名片，实际上心里在盘算着该怎么应对目前的状况。他想，眼前的这个人如果真的是收件人，那么一旦知道桶子已经到了，就会马上要领走。他是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拒绝他那样做的。可是，他先前已经想好，要先向公司报告这件事，不能让他把货领走。所以他想先以“货物还没清点，不知道有没有送达，不过可以派个人帮你查”的借口，拖延一下时间。

他刚要这样回答，就又改变了主意。因为那只受损的桶子，现在就在靠近码头的船舱那儿的墙边立着。站在舱口码头的附近，很容易就能看到它。没准儿，那位外国绅士一直在注意他们俩，把他们如何撬掉桶子上的木板、如何取出金币的事全都看在眼里了。要是他真的看见了那